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5 年第 09 期 · 总第 873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默茨政府惊险连任：一场撕裂德国政坛的信任危机

仅靠环境部长拯救不了气候

德国经济部长宣布新建燃气电站 排除核电重启可能

德国 4 月份经济景气指数骤降

德国左翼党党代会：明确战略调整方向

德国选择党“极右翼”定性引发法律与透明度双重争议

默茨布鲁塞尔首访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

默茨政府惊险连任：一场撕裂德国政坛的信任危机

德国联邦议院 6 日的总理选举上演了载入史册的政治惊险剧。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首轮投票中以 18 票之差意外折戟，成为德国战后首位首轮未获多数票的总理。尽管默茨 6 小时后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2 票微弱优势涉险过关，这场风波却如同手术刀剖开了德国执政联盟的深层矛盾。政治学教授赫尔福特·明克勒（Herfried Munkler）和政治学者、《德国与国际政治报》编辑阿尔布雷希特·范·卢克（Albrecht van Lucke）指出，这场危机远非偶然，而是德国政坛结构性裂痕的集中爆发。

信任崩塌：从政治承诺到权力游戏

首轮投票的失利将默茨的执政困境暴露无遗。这位曾以“政策不踩刹车”赢得选民支持的领导人，上任后却接连打破两项核心承诺：对内放缓能源转型引发联盟党经济派强烈反对，对外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的“非正式接触”触碰社民党红线。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长玛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透露，部分议员首轮投下反对票时，竟抱着“反正能通过二轮投票”的赌徒心态，试图给默茨“一个教训”。政治学者卢克指出，这种将国家治理降格为权力游戏的行为，折射出德国政客对民主机制认知的异化。

明克勒教授认为，这次首轮投票失利体现了德国政坛的老毛病：耍手段的人太多，有些人满脑子算计，把个人恩怨带进投票。政客们攻击思维过度且完全缺乏战略头脑，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物（默茨和拉尔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

这场危机犹如多棱镜，映照出执政联盟的多重裂痕。据称，在联盟党内部，有几名资深议员在投票时倒戈，有官员私下抱怨“部长会议被开成了总裁办公会”。社民党虽在二轮投票中集体支持默茨，但党内要求重新谈判组阁协议的声浪不断高涨，匿名议员直言：“我们只是阻止了政府垮台，不代表认同他的独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趁机在 5 小时权力真空期大肆造势，其民调支持率飙升至 22% 的历史新高。明克勒教授警告，当主流政党沉迷内斗，极右翼便成了“失望选民的最后港湾”。

这次总理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多数优势的诅咒”。每当多数席位看似稳固时，纪律性就会松懈。回顾历史，联盟党仅以微弱多数执政的时期——比如阿登纳内阁仅多一票当选，或是科尔政府同样仅多一票——那些内阁反而异常稳定。因为所有人都清楚：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微弱的优势，必须坚持到底。但这次情况不同，太多人抱有侥幸心理。许多人可能想着“我这张抗议票无伤大雅”，选择冒险行事。而联合政府 12 票的优势根本经不起折腾。况且默茨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之间达成妥协的难度不会降低，甚至可能会增加。这次总理选举只是一个开始。

默茨被质疑“缺乏执政团队建设能力”。组阁关键谈判中并非总是由默茨主导，而是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基社盟）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克指出，默茨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 20 年，一直批评前任总理，并且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自己可能犯的错误，“该学学低头了”。

惊险连任的默茨政府此刻正站在风暴眼上。接下来的几个月至关重要，默茨政府能否团结一致地行动，总理默茨能否与克林贝尔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要看这几个月他们的表现。德国选择党可能时不时会横插一脚并阻碍政策推行，如果新政府行动不利，德国选择党

将从政府的无能为力中获利，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得意洋洋。在 2026 年的五场州选举中，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州的选情对于执政联盟也很重要。

历史总是充满黑色幽默。20 年前，默茨在自传中写道“稳定的多数是民主的基石”；如今，他领导的政府却在 12 票的钢丝上颤巍巍前行。随着德国经济步入技术性衰退，这场信任危机或许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正如柏林街头涂鸦所写：“默茨赢得了时间，但德国正在失去时间。”

（根据德国广播电视网 5 月 7 日对明克勒和卢克访谈内容编译）

仅靠环境部长拯救不了气候

将国家气候治理过度寄托于某位联邦部长甚至总理，是德国政坛的常见误区。刚走马上任的联邦总理默茨早在就职前便暴露出能力短板。即便抛开他与德国选择党令人诟病的暧昧关系，其领导力与政治判断力也备受质疑。相较于全球诸多正摧毁民主根基的领导人，默茨或许还算差强人意。也正因如此，执政联盟更应获得百日观察期，而非急于苛责。

本文并非意在提前唱衰，而是发出预警：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已错误设定了关键政策方向，并严重低估了气候危机的紧迫性。

气候议题的倒退

尽管上届政府受到俄乌冲突的冲击及自民党掣肘，但绿党仍将气候危机作为政策主线，并通过法律手段加速可再生能源布局。反观新政府，无论总理默茨还是副总理克林贝尔，均未将环保列为核心议程。这一态度不仅写入了联盟协议，更体现在人事任命与机构决策中。

新联盟虽在协议中承诺实现气候目标，却同时推出大量背道而驰的措施。例如，依赖从海外购买碳配额（尽管此类交易曾引发丑闻），取消《供暖法案》，减少航空运输方面的税收、费用和收费，基本不再提及农业对气候的负面影响等。最大的隐患在于欧盟碳交易体系中的价格调节机制可能被削弱。欧盟碳交易体系计划于 2027 年通过调控机制提高交通与供暖领域的碳价，如果联邦政府对此进行干预，这一机制的气候保护的效力可能会减弱。联盟协议为此预留了操作空间。

人事布局令人忧心

新政府的人事安排也难以让人看到希望。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直到最后都不想接手未来将再次负责气候保护职权的环境部，可能是考虑到这只会带来麻烦。因此，该职位没有交给安德烈亚斯·荣格（Andreas Jung，基民盟）或斯文娅·舒尔策（Svenja Schulze，社民党）这样在环境领域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社民党主席克林贝尔在分配部门的最后关头任命了一位在该领域毫无经验的人：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尽管他是一位有能力的财政政治家，但在复杂而庞大的环境政策领域，他只是一个新手。

唯一的曙光来自经验丰富的国务秘书约亨·弗拉斯巴特（Jochen Flasbarth，社民党）与新任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莱歇（Katherina Reiche，基民盟），后者曾任环境部国务秘书。他们或许能缓解环境部与经济部的传统对立。此外，这两位东德出身的新部长可能带来务实作风。但乐观仅止于此。

气候议题的政治权重取决于其与权力的绑定程度，而现状令人沮丧：未来气候治理既未纳入外交部或经济部的核心职能，总理也未配备资深可持续发展顾问，更未为环境部长争取跨部门盟友。甚至外交部原有的气候外交权限也被剥离，卡斯滕几乎孤军奋战。

最后一线希望：社会压力

环保组织、气候运动、教会（即便议会议长朱莉娅·克洛克纳（Julia Klöckner）对此不满）以及积极转型的企业，仍需持续施压。环境问题不会因漠视而消失，直面问题才是解决气候危机唯一出路的。这一点，默茨终将被迫领悟。

剩下的只有一丝微弱的希望：来自社会的压力或许会再次增强。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环保团体、气候运动、教会（即使联邦议院议长克洛克纳对此感到不快，教会也必须继续发声，提醒人们守护自然），甚至来自早已通过可持续发展赚得盆满钵满的经济界。

问题不会因为被刻意忽视或行政敷衍而消失。气候与环境问题尤其如此。这一点，默茨也必须明白。

（根据《时代》周报网页 5 月 8 日专栏文章编译，专栏作者 Petra Pinzler）

德国经济部长宣布新建燃气电站 排除核电重启可能

新任联邦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莱歇在泰根湖畔举行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峰会”上宣布，德国将加速建设总装机容量至少 20 吉瓦的燃气发电机组。莱歇强调：“我们需要灵活的燃气电站，以确保在无风无光时保障供电，建设这些电站刻不容缓。”

莱歇以近日西班牙停电事件为例，指出燃气电站对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她提出需签订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并对能源转型进行“现实检验”：“我们必须审视近年可再生能源扩张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忽视了系统风险和成本核算。”

莱歇在肯定可再生能源推动气候目标的同时，坦言可再生能源衍生成本尚未厘清：“电网扩建、阻塞管理及传统电站维护费用必须透明化，建立能源转型监测机制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为降低企业负担，政府计划下调电力税和天然气储备附加费，并推动工业电价改革，但承认“这在欧洲层面将面临巨大阻力”。

给核电争议画句号

尽管联盟党竞选时力主重启核电，但莱歇明确排除该可能性：“退核已成定局，重启不仅需要资金，更需重建企业信任与社会共识。”她指出能源危机期间已错失重启核电的机遇，“如今必须面对现实”。

贸易版图再布局

面对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压力，莱歇呼吁加快与智利、南方共同市场、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及美国签署自贸协定：“德国需要新的贸易支点来守护全球贸易体系。”这番表态凸显德国在能源转型阵痛中寻求国际合作的迫切性。

（根据德国《商报》网页 5 月 9 日报道编译）

德国 4 月份经济景气指数骤降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最新数据显示，德国经济景气指数在连续四个月上升后，4 月骤降近 8 个点，跌至 82.9，创下两年多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这一剧烈波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调整的关税政策及欧盟反制措施密切相关，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加剧。该指数已明显偏离 100 点的中性基准线（通常对应 0.33% 的长期平均增长率），DIW 经济研究部负责人杰拉尔丁·丹尼-克内德利克（Geraldine Dany-Knedlik）表示：“贸易政策动荡持续施压，德国经济短期内难脱困境。”

尽管欧洲央行多次降息试图刺激投资，但政策效果被当前复杂局势抵消。德国新政府组阁拖延至二季度，财政刺激政策落地时间被迫推迟。丹尼-克内德利克补充道：“基建投资等利好政策因实施周期较长，年内恐难见效，德国经济增长动能依然疲软。”

工业复苏受阻

4 月德国工业订单量和生产数据虽趋稳，企业短期经营评估略有改善，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未来 3~6 个月的出口预期明显恶化。DIW 专家劳拉·帕根哈特（Laura Pagenhardt）指出：“企业正面临结构性转型，亟需稳定的政策环境来规划投资。当前的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产业调整进程。”

服务业消费承压

服务业景气指数虽小幅回升，但复苏势头脆弱。高物价与就业压力抑制了家庭消费，导致服务企业信心不足。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仍高于 2% 的目标值，失业率持续攀升，制造业就业岗位缩减尤为明显。

破局关键在改革

面对全球贸易环境动荡，DIW 专家圭多·巴尔迪（Guido Baldi）直言：“外部环境难以拉动德国出口，当务之急是破解国内基建滞后、数字化投入不足等结构性难题。”随着新政府艰难完成组阁，德国能否加速推进改革进程，将成为扭转经济颓势的关键。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网页 4 月 30 日新闻稿编译）

德国左翼党党代会：明确战略调整方向

德国左翼党于 5 月 9~10 日在开姆尼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其在 2024 年 2 月联邦选举中获得 8.8% 选票的表现，并制定未来政治路线。此次会议被视为该党从传统抗议型政党向务实政策型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

选举表现提升原因

在此次联邦选举中，左翼党支持率从半年前的 3% 低谷显著回升。分析显示，其表现提升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前领导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退党后，党内矛盾缓和，新的双人领导层伊内斯·施韦特纳（Ines Schwerdtner）和扬·范·阿肯（Jan van Aken）与议会党团协作效率提高；以住房政策为核心的基层竞选活动直接回应选民关切；基民盟被曝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存在私下接触，促使部分反对右翼的选民转向左翼阵营。目前该党党员人数已增至 11.2 万，较半年前增长 11%，成为德国第五大政党。

新战略纲领核心内容

大会将通过纲领性文件，文件草案内容显示三大转型方向。政策层面将聚焦住房短缺、物价调控及财富税改革等民生议题，强化务实形象；政治定位上重新界定“工人阶级”范围，涵盖所有工薪阶层，“左翼党自视为代表工人阶级的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所有被迫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人，即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体”；组织改革方面计划在 2027 年前更新党纲，推动财务透明化及地方组织建设，提出左翼党应成为“组织化的阶级政党”。大会的另一个口号是竞选能力，目标是成为“一个被实际需要并提供切实帮助的政党”。党主席施韦特纳强调，当前首要目标是通过社会运动推动政策变革，而非直接参与执政。《我们是希望》的草案指出，《基本法》也未规定特定的经济制度。“对我们而言，自由民主意味着更多的互助与共济。但要实现新的共同生活，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以限制、打破并最终废除亿万富翁的权力。”党主席范·阿肯近期明确表示，左翼党将坚持其传统目标：民主社会主义。

议会博弈地位提升

目前左翼党在联邦议院占据 11.2% 席位，成为多项关键立法的决定性力量。在涉及修改宪法条款的重大议题上，例如债务刹车改革等需三分之二多数表决的事项，该党的支持成为关键变量。因此，左翼党将成为执政联盟必须争取的对象。施韦特纳明确表示，联合政府若希望推动重大改革，必须与左翼党展开对话。

面临挑战与改革措施

左翼党将同步推进其他改革措施，除了要求基民盟废除禁止与其合作的“不相容决议”，还致力于推动联邦议员任期限制等制度调整。但激进派提出的“议员任期两届封顶”提案未获通过，显示出改革仍存在分歧。该党在纲领中批评基民盟主席默茨的政策转向，警告德国可能走向“威权经济模式”。

目前，左翼党仍需解决新党员激增带来的理念协调问题，以及如何将联邦选举经验复制至地方选举等挑战。德国媒体指出，随着欧洲政治光谱持续右移，德国左翼党的转型实验不仅关乎自身存续，更可能为困境中的欧洲左翼提供新的范式参考。在开姆尼茨通过的这份纲领或许正是这场政治突围的起跑枪。

（根据编辑新闻网络网站和《经济周刊》网站 5 月 8 日的报道编译）

德国选择党“极右翼”定性引发法律与透明度双重争议

2025 年 5 月 2 日，德国宪法保卫局依据一份超 1100 页的内部报告将德国选择党（AfD）正式归类为“确凿的极右翼极端组织”。这一决定随即引发该党的司法抗争，德国选择党向科隆行政法院提交紧急诉讼及临时禁令申请，主张宪法保卫局的定性缺乏法律依据。作为回应，宪法保卫局发布“暂停声明”，暂时搁置对其“极右翼极端组织”的正式归类，为法院全面审查程序腾出时间。此举标志着德国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政党定性争议进入司法博弈阶段，而部分报告内容的泄露更将争议核心推向舆论前台。

泄露内容曝光：极右翼思想渗透政党高层

尽管完整报告因包含敏感情报来源仍处于保密状态，“FragDenStaat”平台泄露的 17 页内容已揭示关键指控。报告指出，德国选择党联邦主席团成员（包括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的公开言论中，存在系统性

的极右翼倾向：一是以种族为核心定义“民族”，通过“持刀移民”“驱逐腾房”等表述系统性排斥有移民背景的群体；二是构建针对伊斯兰的整体性敌意，以“德国哈里发国”等危言耸听的叙事强化宗教对立；三是通过阴谋论等话术，有计划地攻击议会制度、司法独立等民主基石。社会学家、极右主义研究学者蒂亚斯·昆特（Matthias Quent）强调，这些源自党内会议视频、社交媒体帖文等公开渠道的证据表明，极右翼思想并非该党的边缘现象，而是深植于领导层的核心话语体系，极端化倾向已渗透至政党决策圈层。

法律程序进入漫长审查期 司法界定面临考验

宪法保卫局的“暂停声明”是德国法治框架下的常规操作，旨在避免法院在证据未充分审查前作出仓促裁决。法学家约翰内斯·布赫海姆（Johannes Buchheim）解释，这一举措不代表对案件走向的预判，但为后续诉讼程序设定了缓冲期。若德国选择党能证明宪法保卫局的定性缺乏法律支撑，该分类可能被撤销；反之，若法院认定极右翼倾向属实，将为保卫局采取更严格监控手段（如启用线人、实施秘密调查）提供法律依据。根据德国宪政惯例，政党定性诉讼需全面审查组织纲领、日常运作及核心成员言行，联邦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可能耗时数年。宪法法律专家亚历山大·蒂勒（Alexander Thiele）特别指出，判定一个政党是否属于“极右翼极端组织”，不能仅凭个别极端言论，而需证明反民主倾向已成为该党的整体特征，这一审查过程将深度考验德国司法对“系统性极右翼”的界定标准。

报告公开与否成焦点：透明监督与情报保护角力

围绕这份 1100 页报告是否应全文公开，德国社会形成鲜明对立。支持公开派以昆特为代表，强调泄露内容均来自 YouTube 演讲、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源，不存在需要保密的“机密信息”，而保密措施反而催生“报告系伪造”的阴谋论，损害公众对情报机构的信任。他指出，在数字化时代，民主监督要求宪法保卫局以透明姿态展示证据，尤其是该机构作为政党“政治裁判”的角色，更需通过公开可查的依据支撑其定性，避免陷入“秘密定罪”的合法性危机。反对公开派则以内政部为代表，强调保护情报来源的法定责任，称部分内容涉及敏感线人信息，必须遵循保密原则。蒂勒进一步提醒，若未来启动禁止德国选择党运作的程序，这份报告将成为核心法律依据，其完整性对司法公正至关重要，因此需在公众知情权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定性争议的潜在影响：从监控升级到政党生态重塑

一旦德国选择党最终被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一系列实际后果将逐步显现：宪法保卫局可依法启用更激进的情报手段，包括部署卧底特工、实施长期秘密监控等，以防范其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持有该党党证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在党内担任职务者，可能面临纪律处分，甚至被认定为不适合继续履职；根据 2017 年修订的《政党法》，致力于反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政党可能被剥夺国家财政资助，这对依赖公共资金运作的德国选择党而言将是重大打击。这场争议不仅关乎一个政党的政治定位，更触及德国民主制度中“安全”与“自由”的深层平衡——在极右翼势力持续借民粹话语扩张影响力的背景下，如何既有效遏制极端主义，又避免情报机构过度介入政党政治，正成为考验德国宪政的关键命题。随着部分报告内容引发的舆论震荡持续升温，宪法保卫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压力，而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或将为欧洲极右翼治理提供重要的制度参考。

（根据德国广播电视网网站 5 月 10 日报道编译）

默茨布鲁塞尔首访

默茨的布鲁塞尔首访，恰似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芭蕾。这位历经两轮投票才艰难当选的德国总理在欧盟总部遭遇的首次“口误风波”，意外成为其欧洲首秀的微妙注脚。当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Costa）在联合记者会上脱口而出“欢迎朔尔茨总理”时，现场空气凝固了半秒。这位葡萄牙社会民主党籍政要随即改口，但政治观察家们已嗅到弦外之音——前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的欧洲政策遗产正成为默茨必须跨越的隐形门槛。默茨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将此次布鲁塞尔之行视为重塑德国影响力的关键契机。他试图扭转前交通灯联盟在欧洲事务中的弱势形象，强调德国将在欧盟承担更多领导责任。此次访问不仅涉及防务改革、经济复苏等核心议题，更暴露出新政府与欧盟机构及成员国的多重矛盾。

“欧洲日”的外交探戈

选择5月9日“欧洲日”开启布鲁塞尔之行，默茨显然深谙象征政治的艺术。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到欧洲议会议长萝伯塔·梅索拉（Roberta Metsola），这位曾担任欧洲议员的基民盟领袖穿梭于昔日同僚之间，反复强调“欧洲始终是我的政治DNA”。相较于前任对欧盟事务的务实疏离，默茨刻意展现的热情拥抱姿态，在欧盟机构收获礼节性掌声。但当他步入实质议题时，玫瑰色的欢迎帷幕迅速落下。

移民政策：承诺与现实的落差

“德国绝不会在移民问题上单打独斗。”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掷地有声地承诺，与邻国政府的质疑形成鲜明反差。其力推的边境管控新政，允许德国在欧盟外部边界拦截并遣返无证移民，即便涉及避难申请者。虽然欧盟委员会出于对右翼民粹势力崛起的忌惮，近年对成员国强硬移民政策多持默许态度，但法律专家指出，这种“先遣返后审查”的操作，与欧盟《都柏林协定》中“首入境国负责”原则存在根本冲突。波兰等国已暗示，若德国单方面加强边境管控，或将引发连锁反应。

防务融资：债务红线的博弈

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阴影下，欧盟防务自主的迫切性从未如此强烈。默茨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会晤时提出欧洲防务新构想，主张通过联合军备采购和发展本土防务工业提升军事能力。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追问欧洲安全融资方案时，默茨的回应却让期待“德国转向”的成员国失望了。面对法国、意大利等国重启“欧盟共同债券”的呼声，这位来自传统财政保守派政党的总理，仅同意微调《稳定与增长公约》中防务支出的计算方式。默茨提出的“优先节流、次优举债”路线，被东欧外交官私下称为“新瓶装旧酒”——既要求南欧国家紧缩开支，又拒绝突破债务红线，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逻辑，恐难解欧洲安全困局。

德国坚持的“结构性改革优先”原则，与欧盟委员会主张的“预算扩容”方案再度碰撞。知情人士透露，冯德莱恩在闭门会议中直言，若不能解决每年1300亿欧元的防务资金缺口，提升欧洲竞争力将沦为空谈。在与冯德莱恩会谈后，默茨的表态稍微缓和了一些。默茨虽未完全关闭共同债务大门，但其“例外而非惯例”的立场被解读为德国财政保守主义的延续。默茨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将面临艰难的辩论。

政治遗产的隐形较量

值得玩味的是，科斯塔的口误事件在布鲁塞尔外交圈引发涟漪效应。分析人士指出，这既折射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默茨中右翼政府的微妙态度，也暗示着德国新政府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将比表面更为复杂。当记者追问对“朔尔茨遗产”的评价时，默茨以“每届政府都有其历史使命”巧妙回避，但其政策选择已暴露出与前任的深层延续性——在捍卫财政纪律与承担欧洲责任的天平上，柏林依然难以找到平衡支点。

此刻站在欧盟演讲台上的默茨，既要摆脱“朔尔茨 2.0”的标签，又无法彻底挣脱德国财政传统的枷锁。这场布鲁塞尔首秀，或许正是欧洲期待与德国现实碰撞的缩影。

（根据《南德意志报》和《经济周刊》网站5月9日的报道编译）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

4 月 28 日 基民盟小型党代会上正式投票通过了与社民党共同谈判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

4 月 29 日 电子病历（ePA）在德国全面启用，并计划自 10 月起强制接入所有医疗机构。全德国约 7000 万名法定医保参保人将自动获得由医保机构创建的个人数字病历。即将卸任的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称其为德国卫生体系数字化的“时代转折点”。

4 月 30 日 德国社民党成员以 84.6% 的高支持率通过与联盟党（CDU/CSU）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克林贝尔即将在新一届政府中出任副总理兼联邦财政部长。

5 月 2 日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正式将目前民调已升至第一的德国选择党（AfD）确定为“确凿的极右翼组织”（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未来 BfV 可以全面监视该党的行为，在必要时给予打击。

5 月 2 日 德国黑红联盟正式组阁。候任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领导人签署了新联合执政协议，明确了未来四年的共同规划。候任联邦总理默茨表示要通过改革和投资推动德国向前发展。

5 月 5 日 基民盟主席默茨在柏林召开的党主席团会议上，公布了未来内阁中联盟党成员的名单。外长将由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62 岁）出任，经济与能源部长将由卡特琳娜·赖歇（51 岁）担任，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事务部长将由卡斯滕·维尔德伯格（Karsten Wildberger，56 岁）出任，内政部长将由亚历山大·多布林特（54 岁）担任，卫生部长职位将由尼娜·瓦肯（Nina Warken，45 岁）出任，教育、家庭、老年人、妇女与青少年事务部长由卡琳·普里恩（Karin Prien，59 岁）担任，科研、技术与航天事务部长将是多萝西娅·贝尔（Dorothee Bär，47 岁），食品与农业部长由阿洛伊斯·赖纳（Alois Rainer，60 岁）担任。

- 德国社民党公布了新一届联邦政府九位内阁人选，其中六人为女性，体现出对性别平衡和年轻化的明确倾向。现任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将继续留任，延续其在加强德国国防和支持乌克兰方面的政策方向。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长由巴贝尔·巴斯（Bärbel Bas）担任，环境与气候保护部长由卡斯滕·施奈德担任，司法部长由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维雷娜·胡伯特茨（Verena Hubertz）

负责住房与城市发展事务，雷姆·阿拉巴利-拉多万（Reem Alabali-Radovan）则将领导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伊丽莎白·凯泽（Elisabeth Kaiser）将出任联邦政府东部事务专员，娜塔莉·保利克（Natalie Pawlik）出任联邦政府移民、难民与融合事务专员。

5月6日 德国新政府正式成立。基民盟主席默茨首轮总理选举仅获 310 票，跌破 316 票门槛；六小时后第二轮以 325 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

5月7日 德国总理默茨先后前往巴黎和华盛顿与马克龙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会晤。默茨与马克龙共同表达了“携手应对欧洲所面临挑战”的意愿。

-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上任首日强化边境管控，加强遣返非法庇护申请者的力度。

5月8日 80年前，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了。5月8日标志着德国通往自由和民主漫长道路的开端。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德国联邦议院的纪念活动上表示，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欧洲要和平共处，要合作共赢。

5月9日 欧盟共庆欧洲日，以纪念舒曼宣言 75 周年纪念。今天也是欧盟与中国建交 50 周年的日子。

- 默茨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并表示将使德国成为欧洲最积极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在国防、绿色经济及欧洲一体化方面。

5月10日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政府未来将不再公布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细节，涉及对乌克兰武器交付、武器口径、武器系统等方面的讨论将不再公开，以实现所谓“战略模糊”。

- 德国总理默茨携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波兰总理图斯克访问了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发出 30 天无条件停火最后通牒。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5 年 5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